書經要義

夏書

禹貢

小序任土作貢任土地所宜而洞貢也○陳東齋曰隨其土之所有而不責其所無是謂任土朱子訓一篇禹貢不過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數語蓋禹之治水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不先從下泄水却先從上理會下水泄未得上流愈甚孟子亦云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蓋皆自下流疏殺其勢耳○又云此書多句爲文而尤嚴於一字之用其條理精密而義例可推固不待旁引曲證而後通學者當玩索而得之

禹貢首紀敷土隨刋奠山川三者爲一篇之綱領下文皆其條目也陳三山云奠高山大川爲表識乃經理大規模蓋禹治水時先定山川以爲各州之綱紀然後因其界分相其便宜而施功其正義想只如此林氏謂使各州之官率民以趨事亦是一義

冀州

成四百家曰。冀三面距河。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大伾又折而西北流。兗州在其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冀州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此冀州境也。冀地最廣。兗最狹。冀今河東河北皆在焉。居天下四分之一。舜分為幽并。幽州。燕薊幽涿瀛莫等州是其域也。并州。太原澤潞晉代汾絳等州是其域也

朱子曰。既者。已事之辭。載者。始有事也。聖人做事便有大綱領。先決九川距四海了。却逐漸爬疏小水令至川。學者亦先識個大形勢如江河淮先合識得。又曰。天下有三大水。江河混同江是也。混同

江不知所出。斜迤東南流入海其下爲澄。濺澄東邈西。指此水而分也

林氏曰。洪水泛濫。其始必相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其首尾本末大概相應。下文所紀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序九州但各記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功之曲折。非謂先治一州之水既畢更治一州也

朱子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續者。觀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續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與

九水惟河爲大。水患亦惟河爲甚

梁山北有龍門。河之險莫甚於此。此是禹最用功處。故首及之。朱子

云。龍門未經鑿治時。其正道不甚泄。故河水一派西發入關陝。一派東發往河東。故此爲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著工夫最多。然賈讓云。禹斷天地之性。陳東齋非之。謂只就狹處鑿而廣之。恐是如此

自禹經始治之者曰載。因鯀舊功治之者曰修

太岳。即今河東平陽府霍山是也。汾水出於太原。西北靜樂縣南流經霍山西南至絳州。西折入河。榮河縣北傳云。東入於河誤矣。大抵河東之水。八河者皆是西流

朱子曰。從覃懷致功。而北至衡漳

漳水二。一出今遼州榆社縣秀容山。是爲清漳。一出潞安府長子發

嫣山。是爲濁漳。酈道元謂之衡水非是。衡水出遼州和順縣箕山。即地志所謂沾縣也東流經眞定府冀州至阜城縣。自胡盧。却另是一水。二漳雖異源而下流至彰德府相合。經廣平曲周吳橋至東光縣。合衡水東北入於海。析而言之。是三箇源頭。總而言之。衡水獨流爲一。二漳相合爲一。却共是兩股水。故曰至於衡漳

恆水出恆山北谷。東入滱水。至覇州方入易水。衛水出輝縣蘇門山。由大名濬縣至臨清州入於運河。蓋衡漳恆衛諸水。初皆東流入河。河南徙後方纔如今所云。其實非故道也

水患既息。土復其常。然後色性可辯而定田賦

賦法九等不是槩以此取民。只是將各州歲入底總數比較多寡而

定箇高下，那數之最多底便爲上上，數之最少底便爲下下。若取民則皆用什一。錯雜也。言其賦不一，純上上，也有間或出上中時，朱子曰：常出者爲正，間出者爲錯。錯在上上之下，則間出第二等也

大陸依杜佑爲邢趙深三州地是

海中山曰島。傳謂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蓋諸夷不責其必貢，欲効誠亦不拒也

碣石山昔在海濱河口，故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東北，故謂之夾右。蘇子瞻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朱子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冀實帝都亦曰入河者爲北境絶遠者言之以明海道亦可至也

濟河惟兗州

兗州當河之下流其地廣平無高山故河患惟此處爲甚所以禹先從此下手而其成功也又在諸州之後今兗濟德棣魏博滄景等州皆其地也

禹之九河淪沒於海蔡氏傳辨之旣是明了諸儒強鑿之說又去看他做甚麼說灉沮卽是汳雎固非謂爲河辨之别流亦無可據

一說灉出澶州沮出濮陽二水勢均故曰會同會同者諸侯見天子

之名也與後江漢朝宗同

兗賦在第九等是賦之最薄者而謂之貞何也傳曰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此語當大書於御座之右

作十有三載乃同朱子謂兗州水患最深作治十三年乃有賦治法與他州同十三載者通始治水八年計之則此州水平爲後他州五年其說較傳簡而明

又曰洪水之患意者只是如今河決之類故禹用功處多在河所以於兗州下記作十有三載乃同專爲治河也兗州是河患甚處正今之滄衛州也若其他江水兩岸多是山石想亦無泛濫之患禹自不須大段去理會

貢者諸侯貢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貢其貢不過衣服器用之物所

謂惟正之貢也

海岱惟青州

熊氏曰遼東朝鮮等處皆青州之境舜以其地曠隔故分爲營州今

岡南之平壤等處是也　襲慶府即今兗州府

青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土廣漠而斥鹵

蔡氏曰貢物不以精麤爲叙而以多寡爲叙青州鹽居多故叙於先

他倣此

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之地

者以此地所出爲良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即魯境東南連淮海北至岱西與豫東兗豫相接亦東方一形勝也

淮雖源於豫而其泛濫爲患則在乎徐故於徐首言淮之治而沂次之按徐有三沂一出尼山經魯之雩門一出冠石山一出蓋縣艾山今爲沂州沂山惟此水爲大南至於下邳西南而入於泗

蒙山即語東蒙在今沂州費縣羽山即鯀殛處在今海州贛榆縣

大野濟水之所絶曾氏謂在徐之西兗之東按輿圖乃今兗州府西南濟寧州鉅野縣今其澤已涸

東平今爲鄆城縣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

淮沂乂而後蒙羽藝事之相因也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是事之相因

徐土色赤而質埴墳埴謂黏膩細密較黃壤雖次一等然亦土之最高者

夏玄雅反訓以五色江淮之間謂雉五色皆備曰夏翟

桐以向日孤生者爲良

浮磬從傳前說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爲是磬聲清越取輕浮者良

玄纖縞三色繒也

桐磬珠魚指其物而詳其地者蓋惟此地之所產爲善非徐州之產皆可充此貢也此說是集傳所未盡

淮海惟揚州

揚州在地東南隅北距淮東南至海閩粵雖上古未通亦當在五長管下矣西抵荆州在桐栢衡漳之界其地乃今淮與江東西及兩浙等處熊氏謂建都江南者僅可偏霸是他只見得已往憑地哉至　明大祖由金陵北逐胡元恢復二帝三王之天下則大不然矣由此觀之世變無常其不可執古而論也大率如是

朱子因論揚豫二州經歷古今不同云地理最難理會全合禹貢不着不僅二州然也

彭蠡所謂鄱陽湖者是也既豬者泛濫既去衆水已有所容而下流入江餘波又有所洩也

陽鳥謂鴈鴈南北與日進退故曰陽鳥蓋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

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是與日進退也

三江既入。入於海也

朱子辨三江之說謂江漢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爲一。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固已明矣陳東齋乃云。古有九河後合爲一。古有幾澤後涇爲地。安知彭蠡之下禹平水時不有三江。而後或合爲一乎。凡舍經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異以爲說者。以論後世之地理則可。以論禹跡之舊則難也。亦似有見

震澤太湖也大湖卽五湖。爾雅謂之具區。被震澤跨三江上流。三江既入是下流已順了。這澤便底定而不震動。亦事之相因者也

土塗泥故其田下下。田最下而賦第七或第六者。人工修也

吳臨川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

蘇子瞻曰橘柚苟常貢則勞害如漢唐荔枝矣

林少穎云禹時江淮未通故楊州入貢必因江以入海然後達於淮泗至吳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黃池江淮始通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蓋誤指所通之水以為禹跡也吳臨川謂止是江淮之間掘一橫溝築堤壅水在溝中若舟行必須推挽二水實未嘗通流也朱子謂據今水路及禹貢所載惟漢入江汝泗自入淮而淮自入海分明是誤蓋一時牽於文勢而不暇考其寔爾今人强為之解釋終是可笑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謂南條荆山見非雍州荆岐既旅之荆山也以衡陽為至者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按荆州即今湖南北之地其地北接雍豫南逾五嶺東抵揚州之境西抵梁州及西南等夷亦甚廣也

朱子說禹貢所載南方山川多與今地面上所有不同愚按非獨南方即北地也多如此想只是古今山川名稱有同異水道分合通塞多變遷故爾若說他不曾遍歷天下只得圖說作此一書恐未必然

朝宗者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朱子云江漢發源梁州及入海則在揚州至荆州合流迅疾以趨海有似於朝宗然集傳本此

陳新安云九江朱蔡以洞庭湖當之辨證詳明從之可也謂江南凡水皆呼爲江禹時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自有九水今年代久遠陵谷變遷不可以今水證古水而闕之亦可也

按小水合大水謂之過九江之水雖不止於江漢然亦爲江水所過相會以東而入於海故曰水道甚得其正也

王氏炎曰沱江在今江陵府枝江縣土人謂枝江爲百里洲夾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涔涔卽古潛字今松滋爲潛縣矣按江陵府南郡今爲荊州府江陵縣潛江縣在今承天府西去松滋二百餘里王氏以松滋爲潛縣竊恐不然

雲夢跨江南北。雲澤跨江之北。夢澤跨江之南。蓋地之近於江者也。

朱子說江陵之下。連岳州是雲夢。今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

揚言惟木多不勝名也荆木名之。則貢止此耳　玄纁絳色幣也。其染凡六入而成。是惟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　龜千歲滿尺二寸。謂之納錫者明其非貢物也

凡曰逾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達也

荆河惟豫州

朱子云。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謂東西南北各五千里。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際海處。蓋四方道里適均。

故古人於此定都不但形勢之所在亦朝會貢賦之便也其地北
距河南抵荆山東抵徐西抵雍梁今爲河南府虢郟鄭汝來蔡唐
鄧汴宋等州之地
伊自盧氏縣悶頓嶺發源屬今河南府集傳以爲出上洛縣南熊耳
山是他從山海經之說又云伊水至洛陽南入洛而瀍水入洛則
在偃師縣却是顛倒說了今瀍分明傍府城東門南入於洛而至
偃入洛者乃伊也澗水在府西七里橋亦南流
黄河今自歸德府西六十里寧陵縣南入渦口經亳州蒙城懷遠荆
山口入淮
滎波集傳謂二水名漢孔氏只作一水其澤在今開封府西鄭州北

五十里

南濟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菏水東出焉孟豬澤在今歸德府東北

九十里虞城縣西北十里

高地則壤為沃下地則墳壚為瘠

田中上是第四等賦錯上中是第二等而間或出第一等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即今全蜀之地謂之華陽者華山之南漢中府東西一帶皆是

○王氏曰後世為巴蜀今四川地也

岷山在茂州西北直上六十里江水出此

興元府西縣今為漢中府沔縣嶓冢在府西三百里寧羌州北九十

里。山形如冢。漾水所出。東流爲漢

沱水在城都府北。新繁縣出岷江。東流經縣南。繞成都左。西折入於江。潛水出漢中安陽縣潛谷。西南入漢。安陽今爲洋縣。潛即潛字。凡江漢支流皆名沱潛。不拘一處。傳曰。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明其非荊州之沱潛也

陳東齋曰。旅獨於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猶於蔡蒙荊岐言之者。蓋紀梁州之山終於蔡蒙。紀雍州之山始於荊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

和夷地名。嚴道西有和川。夷人居之

土只言色而不言質。質不一也

賦錯之義。只是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集傳說得甚好或以歲有豐凶。戶有增減言者皆所不取

裴氏說熊羆狐狸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此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貢也。按西傾山在今洮州衛西南。洮雖屬雍而山南却是梁地。桓水出於此山。故西傾之戎貢必因之。司馬彪謂西羌即西傾。羌傾字之訛。恐是如此。又按西傾有墊羌二水。而無桓水。與書上不合。得非今昔水名之或異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地秦漢曰關中周之岐豐鎬京皆在焉熊氏云婁敬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合天下形勢言之所謂秦得百二者實以據地勢之上游當天下之要脊四塞以爲固全一面之險以東制諸侯故言定都者必先焉書以黑水西河爲界而又西接弱水流沙之地則其土地之廣漢亦可知矣

弱水在今山丹衛南其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蓋初必壅遏而東既導之西則逆者順矣林氏曰衆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因其性之自然也

水北曰汭書言涇屬渭汭者涇水北注故也集傳以汭爲水名恐非

如云漆沮二水合於耀州之南是矣下而邦說至同州朝邑縣入

渭。又疑漆水出扶風者入渭在灃水之上。這是他不曾親見得西北水勢。只就紙上憑地揣摩說漆自是扶風漆溪之水。經永壽縣界至邠州南合沮水東南流至交口入於渭。而灃水入渭處却在交口上百有餘里。正所謂渭水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者。傳乃差舛如此。後人不能考其實因此遂將自朝邑入渭底洛水都認做漆沮了此亦釋經不明之書也

朱子嘗言禹貢說三江。及荆揚間地理。是吾輩親目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蓋當時南北分裂江南諸儒說北方山水往往不合者職此故也

終南山在今西安府城南五十里

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

土黃壤最貴。故雍田上上。塗泥最下。故揚田下下。荆賦皆田升之極。

故傳曰地濶而人功修。雍賦較田降之極。故傳曰地狹而人功少

貢只是一類物。皆言惟

朱子曰。兖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聯貫。直自東而西非自然之

形勢。故於此通說九州山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

形勢。呂氏曰。山川之分見於九州者其經也。山川之聚見於後者

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脉絡。此作書之妙也

馬融王肅。以岍岐至碣石爲北條。西傾至陪尾爲中條。嶓冢至敷淺

原爲南條。鄭玄謂岍岐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

岷山爲正曷列其說亦皆可取若以蔡氏二條四列之言而直以

此爲澇川不可

岍山在鳳翔府隴州岍水所出晁氏以爲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

山者皆古之岍也集傳取之岐山在府東五十里岐山縣東北山

有兩岐亦名天柱

朱圉在鞏昌府伏羌縣南熊耳在西安府商州東南外方在河南府

登封縣北陪尾在德安府應山縣西北俗呼爲橫尾山

嶓冢在梁州漢水所出荆山襄陽西南內方荆門州東北大別漢陽

東北皆荆州山漢水所經

朱子云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

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氣為
福建二廣
禹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為
九江無疑矣
禹貢過字有山過水過人過三義如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只是禹過
此處去也若曰山過水過便不通
朱子曰先言山以為水之經故此言水為山之紀陳新安云導山之
役分為四路乃懷襄方殷未可下濬川之功先隨山相視可疏導
者疏導之兩條四列實人功經歷之次第為濬川之經始下文導
水詳言濬川之源委乃收上文隨山之成功

弱水出甘州山丹衛羌谷。經高臺鎮東至肅州西北。正者入合黎。其餘波入於流沙。流沙在沙州西八十里。黑水傳謂出張掖鷄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海。按張掖即今甘州鎮。黑水發源鎮西北三百里合黎山。但不知合黎就是鷄山否。三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沙州却在合黎之西。西夷之水南流入於南海者凡四。程氏以西珥雋即古黑水近是。或云出南廣汾關山者非也

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不經中國。黑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亦不經中國。故禹於此二水亦不曾大段費力。一則導之使入流沙。一則導之使流徼外而已

朱子曰。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河從積石北行。積石山在河州北一百二十里。兩崖

如削。貫河中流，此河入中國之始也。按元史積石在崑崙西南，其山最高而綿亘，意者此或其一支歟。又東乃折而南，計應三千里，然後至龍門而爲西河。龍門地勢險，河率破山以行，禹功於此最難。自龍門南流至華陰，而極始折而東，至於底柱。又東至孟津，東過洛汭而爲南河。洛既北入于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爲汭。汭之爲言在洛水之內也。至大伾而極。大伾在今大名府濬縣東北。濬即所謂黎陽也。始折而北流爲東河。至兗州分而爲九，復合爲一而入海。河流於是終矣。河爲四瀆宗，其發源西北，故敘中國之水，以河爲先。逆河是開渠通海以泄河之溢，秋冬則涸，春夏則泄。言河之本末曲折，莫詳於此。

王氏炎云：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歷漢元光永光凡五徙，至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夫河不行於大伾之北，而道於相魏之南。

則山濟在河之顯者支川與河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

矣方氏回又云建紹後（建炎紹興宋高宗二號）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入于

淮者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

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水以入淮

一淮水獨受大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於王莽時者今其源

出河北溫縣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趨海清濟貫濁河遂成

虛論矣陳新安以爲方氏得於身經目睹與諸家據紙上說者不

同愚謂須與王氏說參看則河徙之初終曲折纔得分明

按三代下窮河源者自漢張騫始所見疑如山海經相似後此則唐

薛元鼎其說邦與騫不同集傳是之而不知其猶未的也至元都

實爲招討使入吐蕃訪之乃得其源於積石山西北曰星宿海河初出海時其色白東北分九派流旋合爲一始渾濁流一千四百餘里至崑崙西南循山麓東行六百里餘折北轉西過崑崙背西流三百餘里又折一向東北流經析支積石關至蘭州共四千五百餘里此河入中國之始也自蘭州至西受降折東七百里餘至東受降始折而正南流至華陰東潼關道計九千餘里東折至大伾又北折由洚水大陸至碣石入于北海此禹貢所載河故道也今乃南徙分三道入淮一自蘭陽東南流由杞縣寧陵歸德符離橋宿遷小河口入一自寧陵南入渦口經亳州蒙城懷遠荆山口入一自儀封北折經黃陵岡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清河縣入此

近世河南徙新道也。夫河既失其故道如此。而讀禹貢者，猶欲執書以求瀕河山澤，貫河支川，不亦難乎。故程氏曰。自洛汭以上山水稱名迹道，古今如一。自大伾以下。不特水道難考。雖名山舊嘗憑河者。亦復不可究辨。蓋河既變遷，人知新河之爲河，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也。輒並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眞與

傳謂彭蠡即今鄱陽湖無疑。其辯漢水東匯之誤，實本於朱子。朱子乃取鄭漁仲東匯以下十三字爲衍文之說，而曰予既目睹彭蠡有源，兩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此。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以誤也。蓋朱子嘗守彭蠡之上二年。乃得究觀其山川地理之實，而知經文之不能無誤如此

九江之爲洞庭朱子旣以從胡晁二家爲是而又以經文凡例通之謂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横捷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于敷淺原也此是導岍岐荆山而逾于河以至碣石之例陳新安云方氏回嘗親過枯黄河見濟水出河北溫縣者今經枯黄河以入汶而後趨海而謂清濟貫濁河遂成虚論以此觀之則濟水性下固能伏流而出爲滎然其性勁貫能絶大河中而出爲滎也程泰之謂滎非濟水溢出者其妄不辨而明矣

按濟水故道原從滑入濮過梁山濼會汶水東北入于海今河濟俱

下豐沛。合泗沂而入淮矣。或曰。自新莽末濟水同河入海。是顯河之地。已無此水。後世建置郡國。如濟州濟北濟陽濟南曹濟之類皆是沿襲舊名。而實未之審也

灃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灃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於雍而自源徂流。又總言於此也

王氏炎曰。凡導川皆決而委之於海。然百川東注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其入于東海。則天下之水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大於江漢。故先言導河而漢次之。江又次之。淮濟亦四瀆也。故先言濟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也。四瀆之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也。故以是終焉

上文各州惟舉一隅。此蓋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林氏曰。九州辨之悉矣。至此又言其所以同

底慎是心。則壞是法。讀禹貢者但知其法而不知其心。便是不曾讀

林氏曰。水土平可以封建諸侯也。如契封於商。賜姓子。稷封於邰。賜姓姬。有土有社昔故有矣。至是徧錫之

台朕皆禹自言

五百里甸服

朱子曰。甸治田也。畿內天子之田。其民主為天子治田事。故謂之甸服。又云。畿內專言田賦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子。然五服各不同。亦舉凡例互相見。蘇氏謂內詳王賦之法。而諸侯可推也

此以下因水土既平而言弼成五服之事

五百里侯服

采如今之職田卿大夫食邑也朱子曰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爲百里者三隨文生例不可拘此○侯服惟言邑國者畿外主於封侯亦互相見

五百里綏服

綏訓爲安内安中國外安邊疆也集傳云綏服介内外之間文以治内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夷之辨者如此林氏謂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律之難綏服嚴華夏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陳東齋曰。武以衞言。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故奮以修之。聖人不黷武。亦不廢武也。與後世恃小康而銷兵者異矣

綏服漸遠王畿。故主於撫安。亦互相見

五百里要服　荒服

聖人之治。詳內畧外。觀五服名義。則其不務廣地而勤遠略可見矣。蓋當先王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

上言疆理。止以五服爲制。此又推聖化所極至而言之。陳氏云。聖人政事所治。詳內略外。不求盡於四海。而道德所化。則無內外之限。此傳所謂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

陳新安曰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賦之事而有躬行教化之微意寓焉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躬行心德以為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教曰敷教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後之山經地志與夫財用之書有是哉董氏謂讀此篇者毋求作貢之法當求其祗德之心得之矣

甘誓 陳新安曰禹征苗已有誓辭書一篇則自此始可以觀世變矣虞書言咨其後變為嗟又變為歎

陳東齋云凡背五常之道拂生長斂藏之宜皆威侮五行也新安謂蔡氏以暴殄天物為威侮五行是偏以質具於地之五行言之陳氏兼以氣行於天之五行與五行之理言思按合二家之說其義始備故董氏亦言與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者同意

新安謂恭之一字為此篇之綱領得其要矣

吳氏淶云古人之學精粗本末不廢啓雖承禹傳道之後而干戈行陣亦曾從家學素講明永董氏鼎亦言禹固不以天下為無事而不訓以兵啓亦不以天下為無事而不習於兵講之以豫用之以節斯其為王者之師與

五子之歌 張氏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再傳至太康一盤遊則侵至失國以禹之德之功不能蓋也嗚呼前人之功德雖大而不可恃如此

此史言五子作歌之意其歌五章一章切似一章陳新安曰五歌節奏有序若出于一意者是從傳後說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也

民惟邦本二句。集傳下一且字。是進步說。不蒙上文陳氏雅言以蓋字易之。邦是承上句而推其原。謂民之所以可近而不可下者以民爲國之本。民安則國亦安。人君於此。其可下而不近之哉。其說似優

陳三山曰。此章言國以民爲本。君之固結民心。以敬爲本。以見太康失邦由失民心。失民心由於逸豫不敬也

眞氏謂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凛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原乎此。意者大禹爲之。使子孫諷而傳之乎。故曰。觀舜皐之歌。則見詩之雅頌。觀五子之歌。則見詩之變風變雅

道者君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

經常無敝是之謂典。中正有準是之謂則。蓋治天下之典章法度即

所謂事理當然之極也。指人倫物則說

關通和平互文耳。傳云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商買賣物價也折閱謂損其所賣物價也

言關石則量度可知。典則是本。關石是末。本末具備。其爲子孫慮誠

詳且遠矣

先儒謂太康失國由於不敬慎爾。故五子之歌始之曰奈何不敬。終

之曰弗慎厥德。是乃一篇之綱領也

孔子於詩取小弁。於書取五子之歌。皆以其溫柔敦厚怨而不怒也。

故傳曰忠厚之至也

胤征

朱子謂日至明中有暗處望時月與日正對無分毫差故爲暗處所射而食雖陽勝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相敵而不成食矣

殲渠魁義也赦脅從衆汚仁也所以爲王者之師後世爲天吏者不可不知

傳謂羲和助羿爲惡而仲康勢未足以制羿故胤后正責羲和曠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

陳新安曰觀脅從之語羲和聚黨助逆明矣仲康於羿勢旣未能動

其根株不可不剪其羽翼故乘日食之變正其昏迷之罪名正言順羿亦不得庇之也使非聚黨助逆則癈職奪邑司徒行戮足矣何至勞大司馬興師誓衆如臨大敵哉陳氏此說可謂能羽翼集傳矣

董氏謂承王命徂征征伐自天子出也干先王之誅法令自先王制也奉將天罰有罪乃天所討也將帥奉天子之命天子奉天與先王之命仲康祕政之始命將出師而胤侯之誓如此則大本正大權立而大奸懼矣是即所謂仲康猶有以制之也不然則羿之纂夏豈待相而後敢哉

商書

湯誓

朱子曰湯武固是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是精密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辭氣亦不同

此節見夏之天命已絕湯所以順乎天也董氏云莫大於天莫尊於君君承天而臣承君則爲治君逆天而臣逆君則爲亂湯初不敢逆君而爲亂而桀則不能承天以爲治彼既多罪天命殛之則我非敢稱亂而追於天命有不獲已故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此湯之所以順乎天也

此節見夏之人心已離湯所以應乎人也

湯之誓師拳拳以天爲言曰天命殛之曰予畏上帝曰致天之罰見伐桀者非我也天也

董氏云示之以賞罰者誓師之體不得不厲士氣而一人心非誘以利怵以禍而强其從我也愚謂聖人之心固是如此然可以覘世變之說集傳亦然有見

仲虺之誥

湯之慙慙於逐君而代立故曰以居亂世君臣之始變也又恐來世藉以爲口實者盡不忠之臣何代無之所以畏縮而不敢肆者猶以古無是事前無是人無以藉口耳苟一爲之則後有潛蓄不軌之心而囂然以逞者其不借以爲辭乎此湯之所以恐也

此仲虺推天爲民立君之意以釋湯慙見湯之順乎天也

問言足聽聞自當作一句謂吾之德言之足使人聽聞彼安得不忌

之。朱子曰。是集傳因之
德懋懋官至彰信兆民。根本只在不邇不殖中。故傳曰。此本原之地。
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用人惟己謂其能如
自己出。只是不忌能於人底意思
陳新安云。六經言仁。自克寬克仁一言始。遂開萬世言仁之端。仁者
心之德愛之理。以心德之體言。則仁爲體寬爲用。以愛之用言。則
寬以容人。仁以愛人。皆用也。愚按此寬與仁。皆以愛言。只是仁之
用耳。然其體則心之德也
此言天下歸商之人。以釋湯慝見湯之廒乎人也。○今觀湯征伐之
時。唐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呂氏謂世降而道不降。誠哉是言也

推亡固存一句是總結上文意林氏謂此栽培傾覆天道之自然也聖人因其常理以應世有亡之道則推而去之有存之道則輔而固之桀有亡道湯因其將亡而推之果何心哉而朱子亦言推亡固存處自是說伐桀至德日新以下乃是勉湯與集傳不同

德即人之所得於天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謂之大德者以其全體大用無非大也陳東齋曰德不大則梏於偏如夷清惠和各有偏之弊何以建中湯德本大又欲其懋昭之然後能建中以範斯民所謂皇建其有極也

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蓋動而以義制事則行於外者合宜乃大德之所由行而此中無過不及之用也靜而以禮制心則存於內者

合理乃大德之所由立而此中不偏不倚之體也故曰內外合德

而中道立矣

問禮義本諸人心惟中人以下為氣稟物欲所拘蔽所以反著求禮義自治如成湯尚何須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朱子曰湯武反之也便是也有些子不那底了但他能恁地所以為湯若不恁地便是惟聖罔念作狂聖人雖則說是生知安行便只是常常恁地不已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恁地便也是凡人了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自是內外交相養之法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

傳謂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蓋本諸此

又云禮如顏子非禮勿視之類皆是

垂裕後昆。禮義之澤。傳之無窮也

傳以能自得師一語爲帝王之大法。後之爲人君者不可不知

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道自是如此。欽崇云者。欲湯審此
理而謹諸已也

陳新安云。仲虺釋湯之慙。始則美之。又慮其愧心既釋。驕心或生。故
終復警之。大臣之引君當道者如此。是則所謂忠愛之至者也

湯誥

古之聖賢開口便說天。說上帝。朱子謂其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道箇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
名之。降衷。便是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

衷只是中。如六藝折衷於夫子。葢是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又曰此葢指大本之中也。此處中庸說得甚明。故集傳只以無所偏倚訓之

又曰。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中而言。則謂之性。猷卽道也。道者。性之發用處。能安其道者惟后也。陳新安謂若有恒性句。諸解皆屬下文。獨蔡氏屬之上文。若字本輕說。克字方重說。天賦人受。順其自然。本有恒性。此時君無所容力於其間也。至於修道之教使人各安其道。方有賴於君焉。諸解以惟后對惟皇上帝作兩股說。蔡氏以帝衷民性。后綏作三股說。故其說最優

六經言性實權輿於此。故眞氏曰。開萬世性學之原。則自成湯始

朱子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或不如此便是失常理天莫之爲而爲

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是如此

戮當作勠戮力倂力也左傳戮力一心

賁若草木連上句天命不僭明白易見故人得遂其生也

簡閱也朱子曰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檢點數過相似我之有善也

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

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此是總結篇首降衷有性綏猷之意林氏謂天

降衷于民而以克綏厥猷者付之一人爲君者必使天下之人皆

不失其降衷之性以安厥猷方無負於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爲

君者教之不至所以自棄於愚不肖之地而莫能返非民之罪乃

君之罪也故曰罪在朕躬

克恍曰尚有終曰亦皆不敢必之辭故林氏曰湯誥一書多兢業之意

此衆人已所言不特湯自謂當如此亦欲萬方諸侯皆勉於此也陳

新安曰此篇見成湯明命性之理知君師之道監夏之所以亡而

凛凛於今之所以興且戒諸侯以相與盡守邦國終之道眞帝王

之格言聖學之淵源也

伊訓朱子曰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

伊訓太甲等篇文好看似說命

集傳於元祀十有二月謂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

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

是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也與春秋春王正月胡氏傳同

陳新安曰此元非即位之本年乃即位之次年先王崩崩年即位踰年改元以崩年之十二月爲後王元年之首月蓋以正朔行事也

按商正建丑是以十二月朔爲歲首

傳主太甲嗣仲壬而王則即位極前居憂殯側皆以仲壬言而朱子於孟子集註却兩存趙程之說爲中間年代不可紀故也又云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與顧命康王之誥所載冕服之事同意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蓋天子諸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恐難與常人一般觀此則蔡氏之說也未敢盡信又按小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註云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而史記乃謂湯後有外丙

仲壬二王。蔡氏力主之。邵子經世書。又却與孔註同。再以陳氏此

元乃即位次年之説證之。益湯已葬于桐而立廟也。奉嗣王祗見

厥祖。又何疑

人君爲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所謂致中

和天地位。萬物育者此也

陳新安云。此一節言湯以德得人心。今王繼先王之德。當以孝悌之

順德而通乎千萬人之心也。輔言云。孝悌達諸天下。而謂之立者。

盡吾愛親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愛其親者。莫不視我以爲法。盡吾

敬長之道於此。使天下之敬其長者。莫不視我以爲準。此即謂之

建中建極也

紀者綱之紀也八紀與人綱對綱謂三綱紀謂五常修則品節之也
上文欲太甲立愛立敬故此言湯之所以修人紀者蓋湯以修人
紀自任於身吾身有一毫之未盡則於人紀必有一毫之虧凡於
今古之善與上下人已之間各盡其當然者皆修人紀之實也
德日以盛指處上下人已之間各盡其道言業日以廣指由七十里
至于有萬邦言故曰此八字是一章關鍵
茲惟艱哉是以先王艱難起家之事告太甲欲其信守之也
殉如殉葬之殉謂以其身陷於貨色之中死而不顧也
不諫之刑與貪墨同或疑其過者是只知貪賄之有罪而不知貪官
不諫者亦有罪也朱子曰君臣一體不得不然成湯之制官刑正

是奉行天討毫髮不差慮何疑之有哉

尹言先王之制官刑蓋當時太甲左右必有以歌舞貨色等惑其君者觀太甲上篇不使狎於弗順可見陳新安曰前章述湯德以勉其善此述湯刑以防其失勉其善在啓發其愛敬之良心防其失在禁遏其欲縱之私心也

祇厥身是指太甲下手用功處一篇之綱領也蓋能敬其身則百善從不敬則必納此身於風愆矣故敬之一字乃治三風十愆之藥石也

傳謂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天命禍福指惟上帝不常三句說人事禍福指爾惟德罔小四句說皆警動太甲之

心而冀其必聽也

太甲上 朱子曰伊尹之言極痛切遂感得太甲如此又云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問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政事亦相類當時不疑伊尹而疑周公豈世變耶潛室陳氏曰伊尹以義正君其義光明人人信得及周公以恩睦親其心忠愛惻怛間隙易開兼伊尹聖之任視世間一切難事一擔擔了不管人言周公思兼三王百事問密詳細須盡物情所以人或不敢言或敢言要之伊尹如秋冬肅殺周公則太和元氣人之疑不疑聖賢所不計

一說阿保通保其君如阿阿大陵之有助者平其國如衡衡物之輕重取平者

朱子曰古註云顧謂常目在之也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

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眞氏云湯惟顧天之明命故天監湯之厥德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蓋聖人之心未嘗少忘乎天而上天之心亦未嘗或忘乎聖人也

此言太甲今日之有天下由於先王能明德以得天下與伊尹出身以左右先王也豈可忘先王而不念忽尹而不從哉故篇中節節提起先王而以尹躬收結之其告戒者切矣

自由也由忠信之道則有終陳新安曰無終則累於相臣不君則辱於乃祖仍是以先王與尹躬儆之也

王惟庸罔念聞六字作一句讀謂太甲以伊尹之言爲常無所念聽
也
啓謂開而發之迪謂順而導之
儉是儉約之儉不侈然以自放之謂也蔡氏曰儉則心小而爲慮者
遠侈則心大而爲謀者疎蓋太甲之病在於欲縱慎儉德懷永圖
此正對病之藥也
括矢括是矢之尾末岐而銜弦處也虞人之射機既張矣尤必省其
括之合於度然後釋之則發無不中矣君子之處事亦猶是也天
下萬事莫不有度君所以爲度在欽其所當止率乃祖之所行然
祖之所行亦即其所當止也伊尹特恐其察之不精止而或非所

當止故以率乃祖攸行繼之
顧諟天之明命至罔不祗肅言湯之敬也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勉太甲盡敬以法先王也陳新安云此章仍是以先王始之以尹躬結之王能欽敬而有終先王之望尹之幸也王不能欽敬而自覆非先王之望尹之不能盡其責也其告戒拳拳言言忠愛如此
陳三山曰習爲不義與性俱成新安曰千古性學開端於若有恒性之一言其次則習與性成之言也恒性以天地之性言孟子性善之論本恒性而言也孔子性近習遠自習與性成而發也若有恒性本有善而無惡惟習於惡而後性流於惡其旣流也若性成矣然能謹所習而習於善則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此太甲所以

克終允德也天地之性氣質之性雖至張子始創判言之而已肇端於湯尹言性之初矣新安說性學源流甚分明

伊尹營宮于桐以居太甲固善處君臣之變者然必自任以天下之重如尹開國元老又受先王託孤底重任而大忠至公者方可如此豈後世泛然之大臣所敢爲哉

只看王徂桐宮居憂一句便見謂宅仲壬之憂者分明是誤

太甲中

太甲克終厥德伊尹力也而歸之天者蓋君子能置人於悔過遷善之地不能必其人有悔過遷善之心今太甲翻然改悟庸非天啓誘其衷乎若人事不盡而一諉於天則又非聖賢以人合天以義

合命之道矣

朱子曰古者天子尊師重傅太甲拜手稽首成王拜手稽首疏言稽首稽留之意是首至地之久也

真氏謂奉身當有法度嗜欲無節則敗度修身當有禮儀縱肆不恭則敗禮二字乃太甲前日受病之源故至此首以自責

允德二句皆本修身說惟允德故能協下德協下故稱為明后此修身之驗也

惟明后三字與前不明于德正相應

孝恭明聰四者修身之要懋德之目也

朱子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邇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

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人所欺爲聰。如此說惟字。只作是爲看。訓思字恐非

太甲下

眞氏曰。敬仁誠並言。始於此。三者堯舜禹湯之正傳也。呂東萊曰。君必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可以當天位。天位所以惟艱也

此因尚賴匡救圖惟厥終之言。而進圖終之道也

眞氏曰。惟是云。謂敬德之外無復他道。所以深勉太甲也。前言敬仁誠。茲獨總之以敬者。蓋敬而後能仁能誠故也。陳氏雅言曰。伊尹於此語先王用功之要。則曰懋敬厥德。語用功之極。則曰克配上

帝蓋徹上徹下以告太甲者也能敬則必能仁而且誠能配上帝

則天親民懷而鬼神亦無不享矣傳謂樂其一以包其二者此也

此告以進德之序也陳新安謂觀法先王豈一蹴能至自下自邇欲

其希賢進德之有序也

前言終始愼厥與則愼終為重此言愼終于始則謹始為重固當謹

終常如其始而圖終尤當先善其始也

朱子曰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如何會不治道別無說從古來都有

見成樣子眞是如此

自無輕民事至必求諸非道皆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

董氏曰伊尹之於太甲方其未悟也惟恐無以善始及其既悟也又惟恐無以善終先憂而喜後喜而憂拳拳忠愛言有盡而意無窮蓋如此

咸有一德 一德二字是此篇之綱領○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自克夏至沃丁五十三年

常厥德卽下文所謂德惟一。一可以包常常則一之無閒斷者也一德謂純一不雜蓋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閒雜之猶易之恆中庸之誠也

不雜不息惟純而不雜所以久而不息。朱子曰此篇先言常德庸德後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謂

一則動合天理天理無往而不吉二三則動從人欲人欲無往而不凶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朱子謂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纔有間斷便不可蓋太甲自怨自艾是始能自新了然終或間斷便非日新故尹告之以此因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此告太甲以繼湯之一德惟有一德然後可謂之日新惟能日新然後方有這純一之德日新便是成湯昭德檢身底工夫伊尹告太甲以一德而又必告以日新者欲其以日新爲一德之要也

伊尹旣告太甲以一德又恐其任用非人則心志蠱惑德不能以純一故又告以用人之道爲上則欲輔成君德爲下則欲潤澤生民是言臣職所繫之重如此故任用之始必其難其慎以防小人任用之終必惟和惟一以待君子蓋言用人之當一也君德之一未

始不由於用人之一用人之一亦足以見其君德之一此說只依
傳發明爲是
四箇爲字朱子並作去聲言爲上者輔其德而不阿意之所欲爲下
者利於民而不徇己之所安問如逢君之惡也是爲上而非是爲
德爲宮室妻妾之奉也是爲下而非是爲民曰然伊尹告太甲便
恁地分明恁地切身至今看時通上下皆使得又云前三篇許多
說話却從天理窟中抉出許多話分明說與他今看來句句是天
理
朱子曰橫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蓋從一中流出
者無有不善所以伊尹從前面說來便有此意曰常厥德曰庸德

曰一德。常庸一只是一箇。又曰。一故善一者善之原也

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協于克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或在此爲善。或在彼爲不善。或在前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爲善。故無常主。必是合于一。乃爲至善。一者純於理而無二三之謂。克一則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

陳東齋曰。有專一之一。終始惟一是也。有統一之一。協于克一是也。無一善之或遺。無一息之或間。然後盡一德之全體。尹既言惟一之旨。後明協一之義。德之所在。初無常師。凡主於善者皆所當師。謂博而取之也。善有萬端。亦無常主。必協合統會于克一之地。謂一以貫之也。雅言曰。仁義禮智皆德也。德何常師之有。以言乎仁

則自親親仁民以至愛物皆仁之善所當取以爲師者也以言乎義則自從兄敬長以至尊賢皆義之善所當取以爲師者也則德主天下之善者無不師而有以盡夫博矣然善亦何常主之有仁之善雖有萬端貫而通之則凡所謂仁者皆本於吾此心之一理也義之善雖有萬端融而會之則凡所謂義者又皆本於吾此心之一理也則善原天下之一者無不協而有以會夫約矣蓋德而師乎善此資於人者也善而協于一此反諸已者也此二條俱是依集傳說

張南軒謂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爲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虞書爲尤精

陳新安曰觀德觀政欲太甲致謹於脩德行政之際也德則一德政則一德之見於行事者又云一德雖全尤不可以自足矜心一生而匹夫匹婦有懷不得以自盡則一善之或遺即一德之有虧何以大有成於天下哉亦是依集傳說

盤庚上　問商書又却較分明朱子曰商書亦只有數篇如此盤庚依舊難曉曰不如怎生地盤庚抵死要恁地遷那都若曰有水患也不會見大故爲害曰他不後更說那事頭只是當時小民被害而大姓之屬安於土而不肯遷故說得如此○按上篇總告以利下二篇分告以害林氏曰遷都利害甚明而臣民傲上從康盤庚非不能奮其剛決也蓋從容開諭使其曉然中心悅從以共享安利所以爲王者之政

殷在河南偃師按殷是亳西底地名今爲偃師縣屬河南府耿在河北○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

陳東齋曰京師爲諸夏本國都定則四方安矣承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三者盤庚圖遷之本意故史總述於篇首

凡言若曰者或臣述上旨而代作或史撮大意删潤之傳從下句傲上是違王命而不肯從從康是懷久安而不爲後日慮陳三山謂二者乃羣臣不遷底病根故直指而戒之下文反覆申言可見

黜乃心無傲從康爲三篇之綱領而傲上從康二者便是他那當黜底私心陳氏梅叟曰盤庚戒諭羣臣惟汲汲於治其心耳黜乃心再見於首篇承肩一心申嚴於中篇不宣乃心不暨予同心有戕在乃心各設中于乃心又條見於中篇至于歷告朕志敷心腹腎腸無非開心諭之也此之謂以心格心

陳新安云民用丕變以前謂先王時世家舊人能使上敬下化如此

下文責今日世家不能然也

含德是掩晦遮蔽底意思與上面不匿厥指正相反

言不欲遷者徒爲順民之虛名遷則爲安民之實德先王時汝祖父

率民以遷固有德及人矣今汝又能率民遷茲新邑便是世有積

德也盖當時在位以順民不遷爲有德故戒而勉之如此

此篇文勢大抵反覆辯論皆相顧成文

漁民以不遷是謂先惡既先惡于始又護疾于今後雖悔之身無及

矣

器惟新者只是證那人惟求舊謂喻新邑則誤

此章是申言前圖任舊人之意

用罪就不從遷說用德與前施實德略同是就從遷說

致告謂欲其轉相告語以當府所諭惟在王庭者故也

陳東齋曰世主之儒者惟知徇人事所當爲慮拂人情而輒阻其果者惟知徇己事苟當爲遽拂人情而不恤二者皆非也盤庚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所以爲兩全與

盤庚中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言爾民不得安居此我心之憂而至於困者我憂爾民之憂如此而汝不憂我心之憂是與先王時保后胥戚者異矣

何生在上矣臨川謝今日偷生後日必死何能有生命於天乎

迓續乃命于天與上文何生在上相照應言我今因水患未至而遷

是亟迓續爾命于天而使汝更生也

神后謂神靈在天高后謂功德崇高先后則泛言商之先王集傳以

高后爲成湯陳新安謂三后皆指先王之遷都者言之愚按湯首

遷亳而商之功德亦未有高於湯者蔡氏得之

自失于政至崇降弗祥言我不率民以遷先王必罪我汝不從上以

遷不特先王罪汝汝之祖父亦禍汝矣這是說大意如此

問殷俗尚鬼故盤庚言先王與臣民祖父降災降罰亦以其深信者

導之爾豈真有一物與之周旋從事日用間耶朱子曰謂真有一

物固不可謂非眞有一物亦不可後論高宗夢帝賚良弼又云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容恐也不得若世間所謂玉皇大帝恐亦不可其於他處言鬼神亦每每恁地說蓋欲人潛思實驗自曉然見得爾

陳新安云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於設止緣群臣徇於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亡矣各設中于乃心則不偏之準自在胸中而利害分明不至爲私已計矣不然則人必倚汝身迂汝心也

盤庚下

無戲欲其敬事無怠欲其勤事懋建大命言命雖在天而所以立之則在我也蓋當時臣民傚上從康習於戲怠永遷則憚以爲難既遷則

苟以爲安是必懋勉而後能建大命必無戲怠而後能懋勉故首
以此戒之

敷心腹腎腸言無一不布露也陳氏云朕志下文所言是也下文自
古我先王至用宏茲賁言所以遷之意以諭臣民也自邦伯師長
至篇終既遷之後言欲爲之意以期羣臣也此之謂朕志

凶德謂民受水患適亳依山而不復患河圮所以降其凶德也嘉績
是美功又成美功于我邦謂湯由亳而興有天下也

自多于前功以下朱子嘗疑之而陳新安亦言是難曉今姑依集傳
可也

式或訓用不如敬字義長始終不貳之謂一欲其永久守此一心而

不變也

陳氏曰前告衆民後告羣臣言朕幾皆有惻隱之仁心哉新遷之民生理未復尤當視之如傷惻隱以愛之我其懋簡相爾爾當念我衆而不忘敬我衆而不忽也好貨之人不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不肩任之敢於恭以生民生而安養人者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叙欽之今我既進告爾以朕之志所順與否敢恭所順者好貨所否者也汝當無不敬我言也敬我之所否而無總貨寶中不肩好貨之戒也敬我之所若而以生生自庸中敢恭生生之訓也爾其敬敷爲民之德而永肩一心焉此篇始以朕志告百姓者欲其釋疑懼之情終以朕志告羣臣者欲其審好惡之辨前日羣臣倡浮

言以惑衆者傲上從康其病證也其乃貝玉其病根也今雖已遷而病證猶未退病根猶未除故如曰無戲怠以華傲上從康之病證終曰不肩好貨無總貨寶使除其乃貝玉之病根然後上能敬君下能仁民而可以永建國家無窮之基矣

呂東萊曰三書反覆折難須於包容處看其德量於委曲訓誥處看其恩意於規畫纖悉處看其措置此蔡氏所以重歎其賢也

說悅命上 問傳說版築亦讀書否朱子曰不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大甲大故亂道故伊尹之言緊切高宗稍稍聰明故說命之言細膩

上言天子是泛說下言王方是指言高宗

高宗夢傅說朱子謂亦是朕兆先見者如此程子謂高宗至誠思得

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得者多矣。大抵人心虛靈善不善必先知之

夢之事只說到感應處蓋高宗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傅說非聖賢自不相感

高宗夢帝賚良弼必是夢中有箇帝賚之。若說只是天理亦不得。張子曰高宗夢傅說。先見他容貌此是最神

陳三山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特往造焉。至中途遇之。曰君非程先生乎。先生欲來信息甚大尹子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觀此則高宗夢說之事不誣矣然此不可以常情拘。常事論也。有高宗有傅說則可 君非高宗臣非

傳說而效其所爲必有以私意川人不合於公論者若漢文以夢得鄧通豈足憑哉君非高宗一段議論却不可少

築只依孟子作版築爲是

此段作三節看都是切於望說納誨底意思蓋作礪以成器望於說者切矣舟楫以濟險望於說者加切矣霖雨以澤民望於說者至是愈加切矣故曰一節深一節

厥心曰沃者如土壤之焦而受膏澤之潤欲其浸灌漸漬而入之深也

相業莫要於輔德輔德莫切於格心格心之道惟以心乎心而已

王氏云己之失非說之苦口不能藥己之不明非說之開導不能行

此二喻較前爲益切矣

陳新安云高宗以納誨輔德爲命知命相之大本傅說以從諫克聖復命尤如致君之大本蓋從諫者人君作聖之功而人臣進言之機也

說命中

后王君公皆有大夫師長以承之大夫以下官各有長故曰師長

傅說進戒于王開口便說明王奉天治民下文詳言治民之道皆其奉天者也

憲天聰明因上文奉若天道而申言之爲一篇之綱領自此以下皆其條目也

惟口起羞四句朱子謂皆是審底意思蓋上二事人加於我者不可不慮下二事我加於人者不可不省也這都是教高宗用省察工

夫處王氏炎曰此所戒皆恐其聰明蔽於私欲而不與天相似也

克明則庶幾於天之聰明矣蓋四者皆聰明之發用也知羞戎於未起之前知衣裳干戈於在笥省厥之日非聰明之大者乎上節是聰明之見於修己者此則聰明之見於用人者呂氏曰官爵及私惡是蔽於私意非憲天聰明矣

吳氏謂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用人者當深以此為戒

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王氏謂事固有善而非時所宜者惟未動審於慮義將動審於時宜然後事順理而當其可矣不顧可否于時而動非聰明也

過誤出於偶然本只無心之失作非出於有意反成有心之惡矣

陳新安曰。事神則難以上皆憲天聰明之事。事事物物皆有天然至當之理。惟聰明者能盡之。苟加一毫損益。即是私意。非天之聰明矣。愚按此數者都是憲天聰明用工夫處。誠能隨事致戒。而皆盡其當然之理。則聰明之用與天爲一。非聖而何

朱子曰。伊尹傅說之言。雖爲告君而發。然人人皆可玩味。無不切於己者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張南軒說此爲已知者言也。知者聖凡之分。豈可云易。傅說之告高宗。高宗蓋知之者。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爲先。朱子謂此等議論儘好。陳新安云。知對行言。自傅說始。而致知力行。遂爲萬世學者爲學之法程。觀南軒復文公說知字如此其重。

而文公稱賞其說如此。則可見矣

上篇後君以從諫。此則責君以行言。言不實見於行。徒從亦不濟事

說命下

交修者。剛柔可否相濟。以輔予之不逮也

求多聞而不惟古訓是式。則是非無所考正。而所聞愈惑矣。蓋求多聞者。建事之本。而學古訓者。明理之要。欲建事而非多聞之求。則所知有限。固不足以立事。既能多聞而非古訓之學。則擇而不精。亦安保其無失哉。此建事者不徒貴於多聞。而尤貴於學古也

朱子曰。而今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箇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傅說曰學于古訓。至匪說攸聞。蓋聖賢說出道理在這

裏必學乎此後可以有得經籍古人言學字自說命始
眞氏曰古者學與事爲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爲二故求道者以政事爲粗迹任事者以講學爲空言不知天下未嘗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也深味傅說之言則古先聖王之正傳可以識矣
朱子曰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爲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脩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又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爲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　得件數多也

遜志只是常以卑遜自下為心方纔能受天下之善時敏者無時而不敏是孳孳不已工夫無有間斷時也陳新安云驕與怠最害於學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惟遜則不驕敏則不怠遜而濟以敏厥修所以來也雅言氏云厥脩乃來是遜志時敏之效道積厥躬是允懷于茲之效其功效雖有淺深要之皆自學之事也

此節集傳本於朱子朱子云己學旣成居於人上則須教人蓋初學得者是半而推以教人是斆之功亦半也自學學之半也教人亦學之半能自學而不能教人則是能成己而不能成物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以自學者能明德而不能新民非學之全也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

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也。（至此方是為學之極功，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也）又曰。

傅說此段說為學工夫極精密，伊尹告太甲者極痛切。

以理之共由言之謂之道，以理之自得言之謂之德。

自遜志至典學，是學之次序；監先王成憲，是學之準的。蓋欲高宗以湯為法也。

君德之脩替，乃賢才進退之所繫，故欽承之言必繼於無斁之後，而旁招之語特為欽承而發也。

始說告君以從諫則聖，惟聖時憲，是臣以聖期待其君。至此高宗諸說以良臣惟聖，是君亦以聖自期待矣。

周子曰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學者當志
伊尹之所志眞西山謂學者口不可一日不誦此言心不可一日
不存此念誠哉

高宗肜容日

肜祭明日又祭之名按肜只是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耳然不曰享而
曰又祭者蓋尸猶有鬼神之道故也
昵謂禰廟豐于昵雖過於厚也是他過處祖己先正心而後正事由
本以及末亦可謂大臣矣
陳三山曰爲雉雊訓王而書不及雉本以訓王而辭屢及民求始指
王而言辭不迫而意獨至矣呂東萊曰非祖己諷諫不敢直言蓋

高宗聰明不待深言也

高宗恭默夢帝精神素與天通文聰明憲天脩德素與天合故於祠事畧過豐飛雉隨即應之固見天之警君無私亦見天之愛君甚速也

西伯戡堪黎 西伯依諸家指武王說爲是吳臨川謂武王嗣爲西伯其戡黎當是伐紂之時黎在畿內周師先戡黎而遂乘勝以進紂都也

書中言性此是第三見不虞言人所受於天之性爲私欲所蔽而不能省察也

惟與天德同者方可責命於天如孔子謂天生德于予天未喪斯文桓魋匡人其如予何是也

功事也凡事積而成者皆曰功此蓋惡之積也

呂氏曰祖已始終無咎周之辭大凡作事至仇敵亦以爲是則是可知矣於此知周之盛德也

微子

釋文以酒爲凶曰酗

微子言吾家耄遜于荒是他已有去底意了故箕子於此深贊其去之之謀前後文相照應

陳三山說忠臣之于國明知天命之將絕未嘗不勉強扶持之以求萬一之幸未有安坐而視之者此箕子之心也

各安其義之所當蓋微子以去爲義之所安箕子以不去爲義之所

安自達其志于先王微子以志在宗祀自達箕子則以志在諫紂自達是皆可獻之先王而無愧所以總之曰使無愧於神明而已